□ 12
3598
2

門口 12
3598
巻 2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八佾第三 疏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爲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爲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爲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

盖為昭公發之昭公亦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故去示季氏之僭不啻一世從前書君所忍是尚可忍也僭之大有尚可忍也則無不可忍之事矣曾君能以之為心季氏之僭可正而書

日本イス
方綱 3ハ
番号 7410
通計

<49-1959>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之樂。舞者皆八人爲列。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正義曰。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遥相稱評。若此後子欲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遥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豪强僭濫之端。故特舉謂季氏也。云是可忍也者。是猶可治焉

此也。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此八佾之舞。若可容忍者也。云孰不可忍也者。孰。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爲惡。誰復不可忍也之也。○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漠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六。六佾也。云卿大夫四者。杜注左氏傳。及河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也。云士二。二二四人也者。據天子之佾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周公有輔相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還成王之故也。云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故。周公之故。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也。云今季氏云云者。卑者濫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豪强。起於季氏文子。故後引稱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

古者歌詩皆有所取於義而雍詩於三家之堂莫有所取焉於魯君之堂亦莫有所取焉辟公國君諸公曲禮天子穆穆美也穆穆盖深遠意天子行禮有辟公為之儐相則天子廻首無所考有唯見其穆穆然美已是雍詩之義也

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値。故舉値者言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之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於此。義而作之於堂耶。疏三家至之堂。○云三家者以雍徹者又譏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濫。故此幷言之也。季氏爲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

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于時三家祭竟。亦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子曰云云者。前是記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孔子曰此詩曲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曲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二王後。及天子穆穆乎。既無此事。何用空歌此曲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那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天子禮樂。故歌天子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諸官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疏云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嫡子莊公爲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後子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爲氏。故有此三

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為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家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伯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徹。故歌之以樂神也。○【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云雍詩云云者。】天子三家云。云者。【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苞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疏】子曰至樂何。○此章亦為季氏

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疏】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之本者。】問孔子求知禮之本也。【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此答之也。奢。侈也。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

孔子大林放之問。蓋世人所見有小故。往以礼為美觀。林放獨能疑礼之意本不在是而問之。是真所見有大。孔子所以嘆也。礼与其奢也寧儉。喪与其易也寧戚。蓋古語。孔子不直語其本而引此。使放思而得之。孔子之教皆示何以知其考古語答与問不正相值也。奢謂具心以礼為美觀。務求備具財物。而不知後其用也。儉謂具心在節制用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爲失也。然爲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爲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誡當時也。

○【註】苞氏曰至戚也○此章重中國。賤夷狄。強者爲師。理同禽獸。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就注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疏】子曰至亡也○此章重中國。賤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雖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國爲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爲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註】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魯人。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乎。耶。欲誣而祭之也。【疏】季氏旅至放乎○【云季氏旅於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

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在僭。則必季氏爲魯侯旅有而其行禮後務美觀。故示後儒每言及季氏則輒謂僭也。豈不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中間不可句、朱註升句非矣

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濫祀故孔子問冉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豪僭。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曾之言。則也。乎。助語也。孔子曰。林放尚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歆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遂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疏】馬融曰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泰山非禮也者。泰山川在其封內者也。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註】馬融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疏】【流正】子曰至君子○此章明射之可重也【云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恒謙卑自牧。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者。古者生男子。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子。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子。於射所以

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已勝爲能。不以彼負爲否。言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政是有疾病故也。酌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示養彼病。故云敬養彼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而不如者亦跪受酒而云。賜灌灌猶飲也。言賜飲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臚色。今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跪受。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王肅曰至飲也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下屬下句。然此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也君子也。算猶籌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中少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情得勝。則自爲矜貴。今射雖多算。當自酌酒以飲少算。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已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欒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畧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爲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雖心在求勝。在已。理之常也。雖心在求中。質不可謂爭矣。故中以辭養。不爲爭。發而不中。不怨勝已。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爲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蓋詩素以為絢兮謂傳移也絢者謂爛然有光也美人得移美益勲績事得布素分間五采益明美質以学礼甚美益盛非美人也移適成醜非五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人也礼不可得而学以喜章之義也起予朱註盡之

益聖人好学之篤石碏子相答問其意每謂籍以啓己之意智通所以論而不倦也復人従以諫虚無我賛之抑未公矣

之證益明矣范寧亦云無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註馬融曰倩好笑貌盼黒白分明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乎

素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礼以成也曰禮後乎

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註苞氏曰予我也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云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乎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云子夏問至】子夏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云子曰】子曰繪事後乎【云子夏曰】子夏曰禮後乎【云子曰】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疏】

【云子夏問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人雖閔莊姜而不棄也【云巧笑倩兮】巧笑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也言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礼自能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間乃文章分明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礼雖布衆采於質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子夏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人雖可憐必後有礼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者】子曰起予者子夏仍知以素喻礼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談故始可與

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李政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廢。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衞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也。已散逸。則衞風所無也○註鄭玄曰繪畫之成文。謂之爲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註范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鄭玄曰。文獻不足故也。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殷之後失禮也。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夏殷禮要。公於杞。當干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與共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興共成之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文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文獻不足徵者。文獻。猶賢才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

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也。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且依注粗概而談也。謂爲禘者。諦也。謂審諦昭穆也。灌者。獻也。酌鬱鬯以獻尸。灌地以求神也。禮。禘必以毀廟之主。陳在太祖廟堂。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

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翻次。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成。不可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祫。唯云禘。（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者。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爲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祫禮同。皆取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也。云灌者云云者。鬱金之草。取汁和泰酒。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鬯。亦曰秬鬯也。若又擣鬱金取汁和泰酒於此暢。則呼爲鬱鬯。但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裡龕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

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達於淵泉灌以珪璋用玉氣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禴而幽禮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祼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禴而祠烝而嘗者禴夏祠春烝冬嘗秋也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鄭注云夏殷曰礿周曰禴礿禴皆殺物之名也禴物少祠物多烝物衆嘗物備此四時祭名夏殷周三代不同者周禮是周公所作周公制禮改變夏殷之禮故不同也

子曰不知也再言不知者深明其不知之意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者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乘禮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乘正教既欲爲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爲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禘禮爲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於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乘禮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乘正教既欲爲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爲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禘禮爲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

其如示諸斯乎如視天下於掌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

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孔安國曰至諱也。○臣爲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疏〕祭如至不祭。○云祭如在者。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爲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

王孫賈意。與以喻君寵以喻執政而諷孔子。孔子直以天答之。若不知諷意者。然其言前萬世可謂之逆。王孫賈托禱祀言之。則孔子亦以禱祀答之。若不知諷意者。是所以為孔子之言也。天道福善禍淫。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疏〕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事。如生存時也。○〔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朗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琉王孫賈問至禱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執政。爲一國之要。能爲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爲衆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爲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已。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賈使孔子悟之也。云子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註孔安國曰。至神之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執政。爲一國之要。能爲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爲衆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爲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已。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賈使孔子悟之也。云子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

是時仕衛爲大夫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孔安國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無事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琉子曰至從周○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周。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爲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

監。加儀監於殷之監。蓋以二代相監戒。曲備之所以文也。孔子從之。以備也。以時也。

欽章之言。孔子自言制作之意。當其時。傳孔子制作則從周者。獨多也。亦如答顏子爲邦之問耳。

文即中也。非益文質而取其中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古必有次礼故孔子曰是礼也鄹人之子輕孔子之辞它如武氏之子臧氏之子顔氏之子皆少年言之

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疏】子入至禮也。○【云子入大廟者】孔子每事問於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孔子入大廟中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鄹人子知禮乎。【云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己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

古百礼射亦百主皮之射亦百貫革之射主礼樂主皮之射主中故貫革之射主力凡言射者如此也

凡言革者如甲冑故貫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其力穿甲札

問是敬愼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興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備三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疏】子曰至道也。○【云射不主皮者】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則是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爲棚。而用獸皮怙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爲禮。乃須

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爲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之云。射不必在主皮也。【云】爲力不同科者。爲力。謂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强弱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强弱三科。與古爲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射】者。射不主皮。及爲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至爲之○【云】射有五善者。【引】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也者。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順。故云體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質】於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

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會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不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棚也謂棚爲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故禮云。侯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爲之者。【三】獸之皮。各爲一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侯。天子射熊虎。諸侯射熊豹。卿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

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

先王之礼古未載簡載簡自孔子始蓋孔子有得諸遺文者又有得諸聞見者如文獻不足故也賢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豈不然羊去羊則礼不可得而見之孔子所以愛也曰孔子求礼也艱故愛之曰礼有體也道之亂也礼崩

道隨亡豈不惜乎

愛其羊我愛其禮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疏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告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之朝廟告於大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廟也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君每月旦於廟告此月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大廟告於大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廟也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空有其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欲去羊也○註鄭玄曰至羊也○云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不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禮者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疏子曰至諂也○當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翻謂爲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二　十六

孔子爲魯發三家強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以爲常故以孔子爲諂有有之而孔子違俗而必盡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抑三家也

牲生曰餼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而鄭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爲朝享也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爲始而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貢當於定末及哀時也然謂月旦爲朔者朔者蘇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疏子曰至諂也○當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翻謂爲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臣有君之所与共天職也故君使臣以礼臣有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忠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其声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謚也時臣失礼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疏)定公問至以忠○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哀公父也亦失禮而臣不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疏)子曰至不傷○云關雎樂而不淫者關雎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爲政風之美耳非爲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

思窈窕思賢才故其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鄭玄曰樂(疏)孔安國曰至和也○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使民戰栗欲也是宰我以意解之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古語孔子誦之以責宰我蓋主用栗其義不傳若以意而已解穿鑿傳會所由興也故孔子不取示

練主用栗見於傳記則作主為是

註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註苞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追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註苞氏曰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正義曰此哀公問至不咎○云哀公問社於宰我者社稷也哀公社稷也哀公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我字子我也鄭論本云問主人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栢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揖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稱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使民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公使改修德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何也然謂曰爲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宰我說使民戰栗之言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栗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妄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爲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爲他說若餘人爲此說則爲可答責今汝好爲諂也猶於予與何誅之類也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註孔安國曰至栗也○云凡建云云者出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宜松殷居亳亳宜栢周居鄫鄫鎬宜栗也云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

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云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也者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
先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集〕苞氏曰至
解也○依注亦得爲何解也○〔集〕苞氏曰至後也○此注亦
得爲何者之解也又一〔註〕家云三語幷譏宰我也故
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矜遂事不諫而哀謬
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
廣道消之慨盛德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案
李充說是三事幷誡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成
遂往及說諫咎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
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
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
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
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註〕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

孔子無大小之有亦異於湯文武使孔子見用於世豈唯有管仲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有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孔子小之而終不言其所以小之可以見已

夫管仲以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大器已而孔子小之或人之難其解不亦宜乎

三歸臺名

乎〔註〕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註〕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官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註〕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

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不知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注】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
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爲管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聞孔子云管仲器小。便謂管仲慳儉。故問云儉乎。【云】曰管氏三歸者。孔子又答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管仲娶三國女。爲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一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一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無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國。三國故九人也。三人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也。管仲是齊

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爲一官。若大夫。則不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仲是大夫。而立官各人。不須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女多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爲。故云焉得儉也。或人聞孔【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聞孔子云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焉。猶如此也。【云】曰邦君云云者。又答或人云。管仲不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爲之。今黃閣板障是也。卿大夫以簾土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政當在庭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云者。【云】又明失禮也。禮。諸侯亦樹塞門。【云】邦君爲云云者。【云】又明失禮也。禮。諸侯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酢。有反坫之禮。坫者。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爲

、反坫。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爲之。故云亦有反坫也。【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誰也。言若謂管仲此事爲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者乎。然孔子稱管仲此事爲仁及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爲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圓足。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仲因之。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急其爲身者也。涓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恣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註】苞氏曰至儉也○【云】三歸者娶三姓女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宜并事。今云不攝。是不并。不并是不儉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註】鄭玄曰至坫上

○【云】反坫之爵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西東壁。其柱盈而立。故謂柱爲楹。楹東楹之東。東楹之西。即謂此地爲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爲鄣。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鄣之。土也【云】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反爵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註】大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註】從讀曰縱。縱。放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

樂其可知也。樂至雜知。然令人爲樂。唯翕純皦繹而已。故曰樂其可知也。

和諧也皦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矣（註）縱之以純如也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疏）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之聲也翕如也者翕盛也（疏）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放縱也言正樂始奏其聲翕翕然也（疏）云繹如也者繹尋續也言正樂之法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是所語可知之事

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肯爲通聞。故引我恒例以語諸弟子。使爲我通也。斯。此也。言從來若有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爲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三子。即是向爲封人通聞之弟子也。喪。猶亡失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二三子。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常一。有盛必有衰。衰極必盛。天下之無道已久。久亂必應興之所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爲木鐸以宣令之。孫綽曰。達哉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壞抱。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到玄風永慨者也。然玄風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徹。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集]孔安國曰。木鐸。用銅鐵爲之。若行文教。則用銅鐵爲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木鐸徇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元]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此詳虞周二代樂之勝否也。韶。舜樂名也。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未盡善也。[注]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

夫善美皆謂樂何閔穿武行事或善美誠專言容之美。然而德之美。何以形。諸聲容或和正以廣極乎天而蟠乎地。央。風。熙。平以盛洋。乎盈耳是謂之美。故美者以其大者言之也。善亭。善舞善廷。善節皆以善言之。善豈外声容乎。一事一節之細莫不曲當律小大之辭。始終之序。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樂是謂之善。故善者以其小者言之。聖人之作樂豈躬自作之而必有后聖之倫焉之輔古今人才之匪階還乎周改四代

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美又盡善。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注不釋盡美。而釋盡善也○注謂以征伐取天下亦釋其異者也。

△言本立而其所行得失可得而觀也本之不立豈有善不足觀耳觀禮觀政觀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寬者謂古容也一國之君子為一國之民天下之君子為天下之民唯寬也有所容豈有所容豈而後群下得措其身豈然後有所養而安豈故寬者仁之本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子曰至之哉○此章識當時失德之君也爲君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爲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爲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爲乖禮。故

聖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有里訓居西荀可徵矣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為其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里為處也何以知之實里孟子引此章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

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處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註處讀為居声之誤也擇不處仁焉得知乎知有利仁其義相發孔子曰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故聖人之道仁義尚矣知之不疑是謂知乎門之教為然凡知有心百所擇

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里明凡人之性。易爲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次前者。明季氏之惡。

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

子曰。里仁爲美。註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擇不處仁。焉得智。註鄭玄曰。求居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擇不得爲有智也。

子曰至智○

云里仁爲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爲之六遂。遂中五家爲鄰。五

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

不仁者志在己之安利故人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於仁如四體之欲安佚時雖或忘思之而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見利雖百不使勉強求之

鄰爲里。四里爲鄰。五鄰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

仁者。博施濟衆也。以爲美也。里仁既爲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溺。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況擇身所處。而不擇仁。道。安得智乎。○鄭玄曰至善也○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約。不可以久處樂。

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註包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

仁人之於民也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莫不生長故人之好惡皆合於天也好之至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沢退之使民免其害是毋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用也

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悪悪之又曰是也然豈從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也

也。疏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爲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爲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王肅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

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使。故能言人之好惡。

人也。雖也仁而不佞是也○朱註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爲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朱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朱註孔安國曰。苟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賤人所惡。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朱註時人皆有不以其道得之而不處不去者。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朱註孔安國曰。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琉子曰至於是○云富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賤是人之所惡也。君子之人。顚沛造次。急遽也。顚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君子而不仁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志者。未之有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君子道者三。丘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君子有大過人者。以其無所取材也。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君子之學也。以聿修厥德。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

君子之學也。以爲下不倍。

君子之學也。以爲上不驕。

君子之學也。以爲民不爭。

君子之學也。以爲政不亂。

君子之學也。以爲友不黨。

君子之學也。以爲交不諂。

君子之學也。以爲人不奪。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求。

君子之學也。以爲人不怨。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怨。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欺。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負。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辱。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恥。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悔。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疑。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惑。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懼。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憂。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樂。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安。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危。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亡。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滅。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絕。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窮。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困。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貧。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賤。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富。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貴。

君子之學也。以爲己不榮

凍餒。此二事者。爲人所憎惡也。故云是人之所惡也。
[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食。食間也。仁既不可去。故雖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仁也。言雖造次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顚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必心不違於仁也。○(註)孔安國曰。至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註)時有至之也。○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己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顚沛安貧。不更他方

求也。○(註)顚沛僵仆也。○僵仆。顚倒踣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註)

孔安國曰。難復加一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爲上。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見也。(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蓋之上章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皆可至。勸辭也

爲仁。故云爲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注）子曰至見也○云我未見好仁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絶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亦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者】尚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即是仁。故云其爲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不仁者之功也。言既能惡於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於仁者。則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於己身。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

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能行之則力必足。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之則力必足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恐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注）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謂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爲謂也。君子可欺。不可謂。故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安國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怨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

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叅之也。言觀群下之所過、以知国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猶黨也。蓋朝廷宗廟之問、君子所愼鮮有過矣。但其於御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国人皆知国君仁德之化也。一本民作人

也。【疏】子曰至仁矣○【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猶失也。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人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至仁也○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怨。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故云可矣。欒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爲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爲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至議也。○若欲志於道。而心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其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爲者。乃使家人急其負。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註】言。君子之於天下之所在也。【疏】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厚薄也。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

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則曰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與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議有不足爲士也。君子從大亂小人從小亂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爲事。其心在溫飽。故恥惡衣惡食。有無志者也。

適。莫。親疏之義。適莫親疏之義也。

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其親之道矣。

無量壽經慧遠義疏曰。無適之親。無莫之疏。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力親疏者。古來相傳之說。適莫。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自然等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懷其心不在政刑故也民輕去鄉者亦能改新政也德化無它安民而已使民安其生是謂安民安民思恩惠故也民感政之效也

漢書天文志曰福除而禍至自然之符也有女懷春見詩召南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君子安於法。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

流 子曰至懷惠○云君子懷德者。云小人懷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安之不能遷也。一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爻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樂。其俗。隣國相望。而犬王在岐下。華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云君子懷刑者。法也。言君子之人。安於法

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上之人言之

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安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小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未以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註)孔安國曰。重遷也。○重遷徙爲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孔安國曰。放。依也。依事依利而行之者也。多怨。(註)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

流 子曰至多怨○云放於利而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行者。則爲怨府。故云多怨。

禮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爲治國故設此禮而令不能以禮讓爲國則以先王之禮爲何所用乎是有禮而不能用之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註)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註)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

能以禮讓爲國乎。○云能以禮讓爲國乎
何有者爲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
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
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
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
爲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
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雖刀之末。
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也。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疏子曰
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
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
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者。
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見知也。故云不患莫
已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
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

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孔子所由。故吾道。唯然也。如男唯女俞。俞亦然。
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辭諸錢與纔仁纔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即纔。奇異是一貫之旨也。

錢纔之喻見大全朱說

忠者爲人謀而盡己之心也。恕者忖己之心也。忖
者忖度之意。忖己之心。度人之心也。忖己之所
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
皆以勻人交者言之。仁之爲道。亦五勻人交之間。
而長之養之。巨之成之。使各遂其生者也。然仁
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方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
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云
參乎者。呼曾子名。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
曾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
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
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
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
執一統衆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
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諮問也。云子出
者。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答竟後。而孔子出
戶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
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也。忠
忠恕而已矣者。曾子答門人。釋於孔子之道也。忠。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爲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吾奉天職者也理使民安其生焉是先王之道之義也

謂盡中心也怨。謂忖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怨之心以已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怨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怨。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怨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喻。曉也。君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註)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見賢者當自思與修德與

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苞氏曰。見父母之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註)子曰至不怨○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顏色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己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況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則已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未諫之爲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並爲可疑。舊通云。君親之過。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幾微諫也。又若君親爲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擅弓所言。欲顯眞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眞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

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恒爲。曰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溺。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子）

註　鄭玄曰。方。猶常也。

疏　子曰至有方。○方。常也。曲禮云。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也。

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

博學者無方。記所則

胡氏曰。複出而逸其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設孔子多論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孟又在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也。若言善孔子或並引或單論。非複出矣。

如忠信。亦非複出而逸半者。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正云子曰至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爲定。故爲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註孔安國曰至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容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調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註苞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身行之。將不及也。○子曰至逮也。○正云子曰至逮也。○恥身行之者。恥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

北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因約而約束耳。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篇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

鄰如臣哉鄰哉之隣謂心有助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之德之所以多助也

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疏　子曰至鮮矣○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

疏　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疏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隣里故曰德不孤必有隣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一云隣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隣也○

註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註　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

疏　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註　孔安國曰數謂

數必古言謂屢諫蓋人不可以言諭也貴自得之也如憤俳啟發可以見已

也○於前解爲便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乐考略

元著